今文尚書經說考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二十八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二十七

肸誓弟九十七

今文尚書二十五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竝興

史記魯世家曰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竝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肸作肸誓○集解曰徐廣云肸一作鮮一作獮駰案尚書作粊○索隱曰尚書作粊誓今尚書大傳作鮮誓鮮誓卽肸誓字異義

亦變也言於肸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
故字或作鮮或作獮卽魯卿季氏之費邑地名
案困學紀聞云費誓說文作粊史記作肸大傳作鮮
喬樅攷鄭君周禮注引書粊誓曰數乃擭斂乃阱時
秋也是鄭以肸誓在於秋時周禮大司馬職言中秋
教治兵遂以獮田爾疋亦云秋獵爲獮知鄭據今文
尙書說以此篇爲因秋獮治兵而誓衆也大傳作鮮
誓鮮卽獮之同音假字作肸作獮皆三家之異文據
說文解字引周書作粊誓然則古文尙書當是作粊
字也段玉裁曰肸鮮獮三字雙聲鮮音一讀如斯獮

古音如從故與肸音近蓋許鄭從古文尚書史記用今文尚書也據裴駰司馬貞則唐初尚書本作柴衞包用貞柴即魯卿季氏費邑之云改為費字宋初陳鄂乃又改釋文之柴為費王氏鳳喈曰柴為魯東郊地則應在今曲阜而已無攷唐人改為費攷春秋之初費自為國後并於魯為季氏邑漢為縣屬東海故城在今兖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去曲阜且三百里後人疑作誓之地即在此皆非也王說辨析甚確又顧野王玉篇米部棐惡米也棐字或是野王所据說文如此後來乃誤為柴柴也集韻之糒即棐字

鮮誓

獮誓

尙書大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鬬也習鬬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不可空習故於蒐狩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已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命中者雖不中也取命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貴揖讓之取

而賤勇力之取也鄉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於澤揖讓之取也○注云取禽以嘗祭也澤射宮也

先大夫曰此條諸書所引不言何篇盧氏本入之略說無所據觀傳文專釋鮮字爲秋取嘗疑是鮮誓之傳也

又案禮記曾子問注言伯禽封於魯時有戎夷作難雖有三年之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作費誓正義曰周公致政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禽卒哭者爲母喪也鄭於曾子問又引作費誓者此亦天寶時衞包改棐爲費非鄭所引之舊文尚書隸

古定本作柴誓正義本亦改為費是其證也

論衡儒增篇曰成王之時四國簒畔淮夷徐戎並為患
害

周禮雍氏注曰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曰劉昌宗
本作𨛦音徐
案𨛦字當是徐之或體此蓋亦三家尚書之異文也
段玉裁曰說文邑部𨛦邾下邑也魯東有𨛦城史記
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
魯東今薛縣索隱曰說文𨛦邾之下邑在魯東又郡
國志曰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又紀年云梁惠王

三十一年下邳遷於薛故名曰徐州則徐與𨛜竝音

舒玉裁謂經言徐戎謂戎之在𨛜者在魯東切近墼

壤相間故曰東郊不闢也

善敹乃甲冑敽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厲乃

鋒刃無敢不善

史記魯世家曰陳爾甲冑無敢不善

說文攴部曰敹擇也从攴寮聲周書曰敹乃甲冑○又

曰敽繫連也从攴喬聲周書曰敽乃干讀若矯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云敹謂穿徹之敽猶繫也弔至

猶善也鄭解敽字訓與許同而敹字之訓則與許異

蓋三家說有不同也段玉裁云說文网部曰冞从网米聲或从宀作寀然則敹字古音不讀如了彫切當讀如彌綸之彌鄭注謂穿徹之音義略相協喬樅謂今正義本厲作礪此俗體也古書但作厲字左傳云磨厲以須是也釋元應眾經音義引尚書砅砥砮丹字作砅砅厲古今字之異又說文金部云鑢兵耑也依說文則字當作鑢其鋒字乃鑢之省文耳

今維淫舍牿牛馬𢼏乃穫斂乃阱無敢傷牿

魯世家曰無敢傷牿○正義曰牿牛馬牢也令臣無傷其牢恐牛馬逸

案說文牛部云牿牛馬牢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淫舍牿牛馬分韻說文引無淫舍二字江聲曰案淫舍之言大放也既大放牿牛馬則無牿者矣何又云毋敢傷牿乎上下文不相應有淫舍字非也王鳴盛曰古尚車戰所資牛馬之力比後世行軍爲尤重軍行牛以輓輜重馬以駕兵車軍止宿則放牧以休之又慮走失故牿之分韻說文引無淫舍字誤脫去也喬樅攷書正義引鄭注以牿爲梏梏之梏施梏于牛馬之腳使不得走失攷易彖初六用說桎梏鄭彼注云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大畜六四童牛之梏鄭注

云巽爲木互體震震爲牛足足在艮體之中艮爲手持木以就足是施梏又鄭志泠剛問易注桎梏手足定有別否答曰牛無手以前足當之如鄭所說牛牿前足則馬亦可知也蓋說文所引從古文說故以牿爲牛馬牢鄭從今文說故以牿爲梏牛馬腳也牿字蓋惟古文尚書有此字今文當皆作梏故鄭從今文讀牿爲桎梏之梏耳

尚書大傳曰擭捕獸機檻也

周禮雍氏秋令塞阱杜擭注云阱穿爲塹所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謂之陷阱擭柞鄂也堅地阱淺則

設柞咢於其中書粊誓曰敜乃穫敜乃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

案尚書釋文云杜本又作敷攷說文攴部云敷閉也从攴度聲讀若杜敜塞也从攴念聲周書曰敜乃阱敷敜二字相連敜下引周書則敷從可知矣古文尚書作杜者此以音同假借用之漢書王陵傳云陵杜門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字本作敷音同是知敷為今文正字杜為古文假借字今則杜字行而敷字廢矣柞咢賈疏以為豎柞於中向上咢咢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咢

國語魯語曰鳥獸成設穽鄂韋昭注云鄂柞格所以

誤獸是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振復之我商賚女乃越逐

不復女則有常刑

魯世家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敬復之○集

解曰鄭元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徐廣曰敬一

作振

案古文尚書作祗復之段玉裁曰按作振者今文尚

書也般庚篇震動萬民以遷石經作祗動咎繇謨曰

嚴祗敬六德夏本紀作振敬無逸篇治民祗懼魯世

家作儴幄內則記祗見孺子鄭注云祗或作振又曲禮臨諸侯畛於鬼神注云畛或作祗祗振語之轉為樅謂今文作振史記以訓詁代之故云祗復也

無敢冠攘踰墻垣竊馬牛誘臣妾女則有常刑

魯世家曰無敢寇攘踰墻垣〇集解曰鄭元曰寇刦取也因其失亡曰攘

案論語子路篇其父攘羊周氏注云有因而盜曰攘鄭君謂因其失亡曰攘即有因之謂此亦用今文尚書說也失佚古通釋詁儀仍因也邢昺疏引費誓曰無敢冠攘鄭注云因其亡失曰攘儀攘音義同

甲戌我維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女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隧峙乃楨榦甲戌我維築無敢不共女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隧峙乃芻茭無敢不多女則有大刑

魯世家曰魯人三郊三隧峙爾芻茭糗糧楨榦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無敢不及有大刑作此肹誓遂平徐戎定魯○集解曰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馬融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大刑死刑

案此篇蓋太史公隱栝錄之說文食部云餱乾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峙乃餱糧據許所引是古文尚書

作餱糧也米部又云糗熬米麥也从米臭聲熬米麥
亦乾食之類据史記所錄是今文作糗糧也尚書正
義引鄭一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
類在軍使給斯役反則入於罪隸舂藁不殺之據檀
弓言齊莊公襲莒杞梁死焉哀公使人弔之其妻對
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是周
之軍法有沒入其妻孥者矣
白虎通誅伐篇曰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
輕重從辭也尚書曰甲戍我維征徐戎

今文尚書經說攷卷二十九

侯官陳喬樅學

周書二十八

甫刑弟九十八

今文尚書二十六

維甫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

史記周本紀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集解曰鄭元曰書說周穆王以甫侯為相

又匈奴傳曰周道衰荒服不至穆王於是遂作甫刑之辟

漢書刑法志曰周道旣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誥四方

又匈奴傳曰穆王作呂刑之辟

案僞孔傳本甫刑作呂刑攷說文呂部云呂脊骨象形昔太嶽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呂侯諸書所引皆作甫刑惟墨子作呂刑然則作呂刑者古文尙書也馬鄭本當是作呂故僞孔承用之書正義引鄭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可證也漢書匈奴傳又云穆王作呂刑之辟此或兼采古文尙書故與刑法志所引不同或後人據今本尙書改之未可知也甫侯亦稱呂

侯者甫其國也呂其氏也國語周語曰堯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心膂也是呂者四嶽所賜之氏也毛詩崧高傳云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于周則有申有甫有齊有許也箋云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爲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土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冑是甫者四嶽所封之國也

論衡非韓篇曰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

之世始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
刑後用甫侯之言也
論衡氣壽篇曰傳稱周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之時
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案僞孔本作耄荒釋文云耄本作薹攷說文老部云
年九十曰薹从老蒿省聲耄薹字皆不見說文則字
作眊爲正又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从目毛聲虞
書耄字从此段玉裁以虞書無耄字謂當作周書耄
字如此卽此呂刑之耄荒也喬樅謂段說是也據漢
書載甫刑云云則今文尙書正作眊荒又漢書武帝

紀元狩元年詔云老眊孤寡又平帝紀元始二年詔
云眊悼之人又彭宣傳云年齒老眊皆以眊爲薹字
然則作薹者古文尚書也作眊者今文尚書也僞孔
本作耄乃俗字耳
周禮大宰職注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賈疏曰呂
侯訓夏贖刑以詳審詰禁四方
又大司寇職注書曰王耄荒度作詳刑以詰四方○疏
曰謂周穆王年老耄亂荒忽猶能用賢量度詳審之刑
以詰謹四方
案鄭注周禮兩引此經皆云度作詳刑僞孔本無詳

字鄭注所引蓋亦據今文尚書也眊耄古書通用三家今文當亦有作耄荒者故鄭樂記注書曰王耄荒凡兩見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維始作亂

史記五帝紀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

案史記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尚書正義引鄭注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

學蚩尤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皥之代也與史記合是鄭君亦從今文尚書說釋文引馬注云蚩尤少皥之末九黎君名與史記不同當以鄭說爲長

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後漢書殤帝紀曰貪苛慘毒延及平民

潛夫論述赦篇曰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乃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

案王符所稱卽述甫刑之語以鴟義爲消義者尚書疏引鄭注云鴟義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刼奪人物疑消義乃梟義之譌以聲同致誤也奪說文作敓

攴部云敓强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从攴兑聲此所稱古文也方言云秦晉之北鄙燕之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爲虔虔之訓賊當亦今文尚書說

敓攘撟虔

尚書大傳周傳曰降畔寇賊刼畧敓攘矯虔者其刑死漢書武帝紀元狩六年詔撟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孟康注曰虔固也撟稱上命以貨賄用爲固尚書曰敓攘撟虔○韋昭曰凡稱詐曰撟强取曰虔

案段玉裁云大傳及孟康今文尚書也許氏說文古文尚書也然則今文古文本皆作敓敓奪古通用廣

韻十三末敓字下曰古周書曰敓攘矯虔按凡物失去謂之奪强取謂之敓經傳中假奪爲敓而奪字本義惟見於說文今俗謂有遺失曰奪去此古語也鄭君注禮曰編爛脫釋文音奪此假脫爲奪也凡今人曰脫去者皆當云奪去陸贄論裴延齡姦蠹書曰或遭寇賊敓數此可證唐初尚書不作奪也

又案漢書武帝詔撟虔二字卽本尚書故孟康引甫刑此文爲證是今文尚書撟字从手作撟也段玉裁曰周禮司刑鄭注作撟虔賈疏引呂刑寇賊姦軌奪攘撟虔唐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三曰撟擅也假詐

也亦舉手也尚書撟誣上帝孔安國曰託天以行罪國語其刑撟誣賈逵曰非先王之法曰撟字从手今皆作矯卷二十五又曰說文撟擅也擅稱上命曰撟字體从手今皆作矯玉裁謂俗作撟詔字皆从矢作矯而不知說文明云撟舉手也一曰擅也擅訓則專指偽稱上命者言之故孟康韋昭元應皆與說文合元應所引偽仲虺之誥字作撟而今本作矯呂刑同可知也況漢詔鄭注孟康賈公彥引呂刑字皆从手確有明證乎今本大傳及說文作矯恐皆淺人所改也偽孔傳亦曰撟稱上帝而鄭注尚書乃云撟虔謂

撓擾左傳虔劉我邊陲謂刼奪人物以相撓擾也喬樅謂今文尚書歐陽與大小夏侯三家說亦各有不同賈逵注國語云非先王之法曰撟賈先治大夏侯尚書則國語之訓乃本大夏侯解故也其訓爲假詐擅稱上命者當是歐陽家說武帝時書惟有歐陽也鄭訓撟虔爲撓擾引左傳虔劉邊陲爲證左傳者古文之學此鄭據古尚書爲說僞孔傳多本於王肅肅好與鄭爲難故違鄭而改用今文家說也

苗民匪用命制以刑維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

禮記緇衣篇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注云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

案禮記正義引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

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
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
以此言之三苗是九黎之後九黎於少昊之末而爲
亂三苗於高辛之末又爲亂故此注云高辛以呂刑
於此苗民之下云皇帝清問下民又云乃命三后三
后謂伯夷之等故以皇帝爲帝堯又以苗民爲高辛
氏之末也喬樅謂禮記引甫刑鄭注不言尚書同異
是與今文尚書同可知也鄭所釋亦據今文家說國
語楚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使復舊常
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韋昭注云三苗九黎之後其

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之說皆與鄭君同是皆用今文尚書說但鄭注禮記語略而注尚書語尤詳耳非有異也隷古定本作苗民弗用靈攷墨子尚同篇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惟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王鳴盛曰弗不否三字同古音靈讀爲連故轉爲練緇衣作命者命古音亦近練也制與折古字亦通古

文論語云片言可以折獄魯論作制是也皂與殺古

誼亦同段玉裁曰墨子云呂刑則古文尚書也緇衣

云甫刑則今文尚書也靈作練者雙聲也依墨子上

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孔正同緇衣作命者古靈令

通用皆訓善令之為命字之歧誤也

爰始淫為臏宮劓割𠜘庶剠

尚書虞書正義曰夏侯歐陽等書劓刵劅黥云臏宮劓

割𠜘庶剠

案說文攴部云斀去陰之刑从攴蜀聲周書刖劓斀

黥此所稱書據古文也故與三家今文異刖字乃刵

之誤尚書疏引鄭云刵斷耳劓截鼻劅謂椓破陰黥謂羈鯨人面苗民大爲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皐陶之爲鄭所注書用古文本說文稱書當與之同攷刀部云刵斷耳也訓與鄭合是知刖爲刵之譌也又劓字云刑鼻也从刀臬聲重文劓云劓或从鼻是知作劓者古文尚書也作劓者今文尚書也劅者斀之或體集韻云斀古作劅玉篇刀部云劅刑也此本諸尚書也剠亦黥之或體庶剠者王鳴盛云庶煮也秋官庶氏注云庶讀如藥煮之煮司刑注云墨黥先刻其面以墨窒之言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

則墨須煮故云庶剠也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紛紛罔中於信
以覆詛盟
毛詩小雅正月箋云書曰越茲麗刑并制
漢書敘傳曰風流民化泯泯紛紛
論衡寒溫篇曰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
泯泯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
案此皆用今文尚書也古文作泯泯棼棼段玉裁曰
泯徐仙民音民按韓詩載芟民民其麃常武民民翼
翼云民民衆貌徐音有自來矣棼棼者亂貌也春秋

傳治綠而棼之逸周書祭公解曰汝無泯泯芬芬厥
與此棼同也
虐威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天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
聞維腥
論衡變動篇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
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
案隸古定本僇作戮僇戮字通旁作方說文旁从上
方聲則方乃旁之渻借天帝作上字江聲曰此下有
上帝監民句上帝當兩讀帝字重文摩滅爾上帝即
天帝也

皇帝哀矜庶僇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論衡譴告篇曰周繆王任刑甫刑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故以善駮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爲善之道也

案王鳴盛云此經上文言苗民虐威庶僇則虐威皆是惡事穆王特欲勸善懲惡故言以威誅報爲虐者充說當有所本此漢經師古義也段玉裁曰此今文尚書說也謂蚩尤報虐用威而皇帝哀矜之也庶僇之不辜報虐用威蒙上文虐威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言之喬樅謂段說是也

漢書敘傳曰報虐以威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法言重黎篇曰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曰近羲近和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

後漢書張衡傳衡應閒曰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為也

潛夫論志姓氏篇曰少皞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後三苗復九黎之

德堯繼命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羲伯復治之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為宣王大司馬

案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

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韋昭注云少昊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少昊氏歿顓頊高辛氏作絶地天通絶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也其後高辛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堯興而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今攷尚書疏約鄭尚書注云皇帝哀矜庶僇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

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其說皆與國語韋昭注及王符潛夫論合是古文今文尚書家並無異說僞孔傳乃以此皇帝爲君帝云君帝帝堯也重即羲黎即和顯與鄭韋違異其說殊謬觀楊雄法言王符潛夫論所云則重黎之非即羲和昭然益明又徐幹中論厤數篇亦以爲顓頊命重黎堯復育重黎之後爲羲和足見漢儒舊說皆如此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

有辭於苗德威維威德明維明

攷定今文甫刑

皇帝清問下民矜寡有辭於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矜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

三國志魏志鍾繇傳繇上內刑疏曰書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

案墨子尚賢篇云呂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曰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矜寡不蓋德威維威德明維明乃名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

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illegible]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於民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事天則天鄉其德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墨子所引呂刑文羣后之肆三句在有辭有苗之下德威維威之上與今本尚書不同江聲曰尚書正義言鄭以皇帝哀矜至罔有降格說顓頊之事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然則鄭君之本降假下即接皇帝清問云云與墨子所引適合自是古文如此偽孔氏刪去曰字而以羣后至無蓋十四字移置皇帝清問之上又改肆為逮又于有

辭之上增鰥寡二字又改有苗爲于苗任意亂經賴有墨子得據以正之棐讀爲匪漢書地理志錄禹貢之文匪皆作棐則棐匪字通據墨子則古文棐無皆作不也威僞孔本作畏禮記表記引作威與墨子合乃名僞孔本作乃命說文口部云名自命也是名之誼本爲命也史記天官書兔七命索隱曰兔星凡有七名命者名也晉灼漢書注云命者名也是名命古文通用也哲漢書引書作悊說文口部哲字重文作悊釋言云哲智也哲民者謂教導民使知禮義所以增益其智慧也僞孔本改悊作折非是段玉裁以爲

墨子捃摭不同江氏叔澐不應據之移易經文又正義隱栝鄭注之語亦不應拘泥爲據謂古文尙書爲僞孔氏所亂本不足憑馬鄭之古文本又已無存墨子書雖殘缺然此節文甚明晰以之攷定今本尙書固非無徵不信者江說未可厚非今文古文兩家尙書篇數多寡雖殊而經文則大略相同間有不同者乃文字之小異耳此節今文尙書既無徵書所引可證則據墨子之文猶愈於僞孔氏之本也惟有辭上有鰥寡二字江謂僞孔所增此又不然據三國志鍾繇傳繇上肉刑疏引此經曰皇帝淸問下民鰥寡有

辭于苗與今本尚書文同鍾繇時僞孔傳尚未出而所引有鰥寡二字自是尚書原文如此經重言鰥寡者鰥寡顚連無告之人刑所宜宥今亦困于三苗之虐而有辭以訴則刑之酷莫此爲甚矣

禮記表記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

孟子盡心篇趙注曰尚書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

乃命三后恤功於民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殷于民

尚書大傳曰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省刑也今也反是無禮而

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而後有刑也

又曰吳越之俗男女同川而浴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內外有別男女不同椸架不同巾櫛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語曰夏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

案大傳引此經典下有禮字此當是歐陽尚書本也漢書刑法志引書無禮字折民以刑作悊民惟刑當爲夏侯尚書本此三家今文之本有不同也攷皐陶謨以天命有典與天秩有禮竝舉此有禮字於誼尤

備伏生於甫刑傳屢屢言禮曰吳越之俗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又曰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非以經文本有禮字故言之如是其詳歟

潛夫論志姓氏篇曰炎帝苗胄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

風俗通義皇霸篇經曰禹平水土

後漢書楊賜傳賜上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

案殷墨子引作假見王伯厚藝文志攷假殷古大今

文之異字也賜世傳家業治歐陽尚書習梧君章句有重名是賜所稱乃歐陽氏今文說也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詔曰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伯夷降典悊民惟刑

漢書刑法志書曰伯夷降典悊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師古曰悊智也言伯夷下禮法以道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

案班志引書雖無禮字然詳其說經之辭曰言制禮以止刑疑所引經文本作降典禮故師古注亦以伯夷下禮法民習知禮爲解又僞孔氏本尚書當亦有

禮字故傳云伯夷下典禮教民其後轉寫脫去禮字
而他書所引遂皆依今本尚書刪之耳又案尚書釋
文云折馬鄭王本皆音悊馬融云智也據此是馬鄭
王本折皆讀爲悊與漢書所引悊民合蓋作折者孔
壁古文尚書也伏生歐陽今文本亦與之同作悊者
夏侯今文尚書也馬鄭王古文本讀折從悊而其訓
又與今文家殊觀班志以制止訓悊字是以悊爲折
之假借此如論語片言折獄魯讀折爲制正合則字
雖小異而訓仍與伏生大傳誼同也馬融訓悊爲智
取道民使智之誼此古文說之異於今文家者僞孔

傳云斷以法是讀折如字非改悊爲折也墨子書引作哲哲悊字同可見尙書別本舊有作折者此夏侯尙書之所本也三國志蜀志步隲傳云明德愼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亦作哲字此蓋用夏侯今文尙書歟

淮南子人閒訓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愼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

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

爰制百姓于刑之衷以教祗德

後漢書梁統傳統對狀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

案僞孔傳本爰作士釋爲臯陶王鳴盛曰據後漢書楊賜傳言賜拜尚書令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世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焉則此經無臯陶下文命諸侯監伯夷播刑亦專舉伯夷不及臯陶僞孔以此篇言刑事而臯

陶不見疑其不備遂妄改以就其說非也段玉裁曰
作𤇾作𢦔者今文尚書也作士作中者古文尚書也
未必僞孔擅改孔傳未必不本馬鄭王臯陶不在三
后之數賜之所以耻也中夷古通
尚書大傳曰夏后氏主教以忠〇又曰周人之教以文
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〇注曰文謂尊卑之差
制也習文法無悃誠也
案士喪禮疏引夏后氏主教以忠稱書傳略說文選
注又引周人之教云云先大夫曰周人之教以文當
與夏后氏句相連屬中間尚有脫文及說殷人之教

耳觀白虎通三教篇自明白虎通正本書大傳也

白虎通義三教篇曰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教所以三者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何謂也

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尚書

曰以教祗德

鹽鐵論刑德篇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姦也

令嚴而民愼法設而姦禁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膚而

民不踰矩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維德之勤故乃明于

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典獄非訖于威維訖于富敬忌而

罔有擇言在躬維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禮記表記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注云忌之

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愼則無有可擇之言在于身也

案此今文尚書也隸古定本無而字又躬字作身爲異喬樅攷上文爰制百姓于刑之中後漢書引今文尚書中字作衷則此文故乃明于刑之中今文當亦同作衷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維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維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衷維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於罰乃絕厥世

禮記緇衣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注云播猶施也不衍字爾迪道也言施刑之道

案隸古定本尚書無不字據鄭君注禮記緇衣篇以不爲衍字則知三家今文尚書亦作播刑之迪無不字也觀於五刑之中以後漢書所引爰制百姓于刑之衷例之則此處今文亦皆作衷字

古文苑崔寔諫議大夫箴曰虐及於天慢德不蠲

案崔寔此箴卽用今文尚書上帝不蠲之語也家語執轡篇云德不厚民吁嗟朝夕祝之升聞于天上帝不蠲家語出王肅僞撰肅治古文尚書者然則今文古文蓋皆同也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下禍誅之攷周禮蜡氏除不蠲鄭注云蠲

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圭潔也此鄭用三家詩說毛詩
古文作吉蠲據此知不蠲訓爲不潔今古文亦當同
矣

王曰於戲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
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乎
人假我一日非終維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後漢書楊賜傳賜上封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
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
王者心有所爲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
移陰陽爲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尙書

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此之謂也〇李賢注云我君也

天意欲整齊乎人必假於君也今尚書文作俾俾使也

義亦通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二年詔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

子童孫

案僞孔傳本尚書作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釋文云天

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絕句俾馬本作矜矜

哀也馬意以天降中於民相恊厥居是天心仁愛哀

矜下民我者我民也李賢後漢書注以我字訓君蓋

據僞孔傳以爲之說非獨義與馬異而且非楊賜之

悄也江聲曰假當讀爲天假之年之假終謂考終命也據楊賜引書之意則此非終謂不邀天眷而短折不終維終謂邀天眷而考終也天中乎人而假我一日之命其有修短實在乎人之能敬德與否爾下文卽承之以爾尙敬逆天命則可知此經誼然矣段玉裁曰後漢書楊賜引書云云此今文尙書也賜通尙書桓君章句卽歐陽尙書也吳才老書禆傳攷義引假我一日玉海藝文志攷引天齊乎人假我一日今本假字誤俾僞孔本尙書假作俾而釋文云馬本作矜矜哀也禓賜假我一日爲句僞孔俾我句絕僞孔與古文

今文皆尋異不同如此又曰勤釋文作曰云人賓反一音曰當作越正義作曰云言曰我當勤之王氏鳳喈以爲孔傳曰當勤之下文所謂徒會戒而不勤也孔傳本原作曰字今定從曰唐石經作曰非也

雖畏勿畏雖休勿休維敬五刑以成三德

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祗事不怠○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

又外戚傳上採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後漢書陳寵傳寵上疏曰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周公作

戒勿悞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
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
案江聲據宣帝紀於此經增祗事不怠四字以惟敬
五刑爲衍文段玉裁曰按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作祗
事不怠四字祗敬同義德怠聲同部也蓋今文尚書
之駁異者僞古文祗勤于德夙夜不怠即就祗事不
怠演之又據外戚傳引書與今本同則知祗事不怠
隱括之詞耳喬樅謂段說是也據後漢書陳龍傳亦
引用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之文是今文尚書本有此
句豈得以爲衍文耶

三國魏志注引獻帝傳曰震畏天命雖休勿休

三國志陳羣傳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仁惻而死者加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

以咎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

後漢書蔡茂傳茂上書曰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維永

禮記緇衣篇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孝經天子篇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荀子君子篇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爲善者勸爲不

善者沮刑罰綦省威行如流政令致明化易如神

漢書賈誼傳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說苑君道篇曰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案左傳襄十三年云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

惟永是知古文尚書亦與今文同杜預注云一人天子也甯安也永長也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矣

萬民賴之

大戴禮保傅篇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盧辯注云

孟子曰君正莫不正君正則國定矣

漢書刑法志曰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淮南王術訓曰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後漢書安帝紀延光元年策曰允執其中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案此所引書兆民作萬民疑三家尚書之文或有不

同也

三國志王朗傳朗上疏曰易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

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詳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史記周本紀王曰吁來有國有土告汝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集解云王肅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

案周禮大宰大司寇注皆引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正

義皆云詳審文選王仲宣從軍詩司典告詳刑李善注引尙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段玉裁曰合數條觀之知古文今文鄭本孔本皆作從言之詳顏籀李善之注可證也古詳祥多通用蓋僞孔本亦作詳而讀爲祥後遂改作祥非也史記作祥亦淺人所改也

漢書敘傳曰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本爭末○師古注曰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周書呂刑曰告爾詳刑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愼罰明察單辭

又十三年制曰詳刑理寃存恤孤寡

又劉愷傳曰非先王詳刑之意也○章懷注云尚書曰有邦有土告汝詳刑鄭元注云詳審察之也

案墨子尚賢篇云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來有國有土告汝訟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人何敬不刑何度不及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攷尚書釋文云吁馬作于云於也則于字卽吁之消借吁於誼同訟蓋詳之譌字段氏懋堂以爲訟刑公刑也古訟公通用言人當作吉人謂何擇非吉人乎此棠上苗民

罔擇吉人言之愚子說何度非及似近是史記何居
非其宜此恐今文尚書之駮異非以宜訓及也王鳴
盛曰釋文度待洛反馬云造謀也正義引王肅云度
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史
記度作居者疑度古近宅故云居然未詳其義也而
爾古字通用儀禮聘禮而不善乎鄭注云而猶女也
史記三句皆多有其字蓋順經文而足成其詞耳
潛夫論本政篇曰是故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
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先審擇其
人故國家存亡之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書曰爾

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太平而發頌聲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其罪惟鈞其審核之

周本紀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信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官獄內獄閱實其罪惟鈞其過○集解云馬融曰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索隱曰按呂刑云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今此似闕少或從省文

案徐廣史記音義曰造一作遭造遭古通用段玉裁

云按作遭者今文尚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遭證之史記當本作遭淺人用古文尚書改爲造而徐中散不憭耳爲繼攷漢書王尊傳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晉灼注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据此是歐陽尚書作造字大史公時書惟有歐陽立學官然則史記當從歐陽本同作造其作遭者蓋大小夏侯之本也信字訓誼皆爲誠謂罪狀情實也尚書釋文云惟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王鳴盛曰漢律諸爲人請求于吏以枉法而事已

行者皆屬司寇說文貝部云賕以財貨枉法相謝也从貝求聲蓋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卽經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卽經所云惟求也二者相因故馬注云云是兼說惟貨惟求之義也僞孔本作來以爲舊相往來段玉裁曰按官者畏其高明也反者不畏而犄往過正也此二者疵之最甚者也內者女謁行也貨者苞苴行也來者雖非女謁苞苴而請託於其間也來求字異訓同段說亦逼唐太宗問劉德威比刑網寖密咎安在對曰律失入者減三失出者減五今坐入者無辜坐出者有罪所以吏務深文爲自安計

德威所引律必漢以來相傳古律文故入人罪比罪人減二等故出入罪比罪人減五等是雖減而相去不相遠幾與犯法者等矣

尙書大傳曰聽訟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怒必思兼思意小罪勿兼〇注云察猶審也怒責也責因之罪必思意兼謂思其辭思其義思義罪小可求以出之罪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核之

尙書大傳曰今之聽民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民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道乃刑殺君與臣會焉又曰古之聽民者察貧窮哀孤獨矜寡宥老幼不肖無告有過必赦小過勿增大罪勿累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是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暴不赦小過謂之賊卒過以小謂之枳故與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曰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案大傳所言即經所云疑則有赦也江聲曰正義引鄭注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王制曰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蓋以五過之疵違法亂紀政安

得赦之上文言其罪惟鈞固是不赦也故引王制之文以證之

韋昭國語注曰書曰五刑之疑有赦

簡孚有衆維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

周本紀曰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

案正義本尚書訊作貌疑作聽共作具與史記文異江聲曰貌字衛包所改也隸古本作緢說文糸部云緢旄絲也从糸苗聲周書曰惟緢有稽說文編字皆以誼類相從其緢字次細下細字次纖下而纖訓細細訓微則緢訓旄絲亦微細之誼也僞孔本經文作

緢其傳乃云惟察其貌有所攷合唐開元時遂改緢爲貌郭忠恕汗簡採集古文字釋緢爲貌云出古文尚書亦惑於僞孔而誤也緢與貌誼不同安得以緢爲貌乎王鳴盛說同段玉裁曰尚書作緢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審爲貌之假借乃更爲貌字如周官經故書作某何人讀作某自鄭注時已改從讀作之字而非故書之字矣說文所載尚書奇文異畫正同此說文多存壁中之舊文而尚書則多從安國已下諸儒所讀孔傳雖僞亦多舊說釋文正義不言馬鄭說惟貌有異解也周本紀作惟訊此今文尚書也或謂

說古文家何不讀爲訊曰訊與繇音不類今文古文或彼此絕異喬樅謂繇訓爲紬謂當紬繹其情故史記以詁訓代之云惟訊有稽也簡孚作簡信亦以詁訓字代之聽作疑則今文之異者無簡不疑謂既紬訊之而無可信之情則不在疑赦之列也共具古相通用具訓俱俱訓共也

漢書刑法志元帝初立乃下詔曰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

案此經其審克之僞孔傳訓克爲能段玉裁曰刑法志元帝詔是兼采堯典呂刑二篇也克核古音同在

第一部蓋古文尚書作克今文尚書作核克當爲核之假借僞孔訓能非段說是也釋名釋言語云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克念有常心也刻核皆从亥聲克之訓刻亦可爲與核通假之證

墨辟疑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

尚書大傳曰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注非事而事之令所不當爲也

夏侯歐陽說云墨辟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

周本紀曰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徐廣曰率即鍰也音刷○索隱曰舊本率一作選

其罰百饌

尙書大傳曰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强而天下治一饌六兩

其罰百選

漢書蕭望之傳張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〇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〇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鋝鋝卽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

案隸古定本尙書作黥罪疑赦其罰百鍰僞孔傳云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釋文云鍰戶關反六兩也鄭及

爾雅同說文云亦鋝也亦舊譌作六今從段玉裁所訂正鋝十三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王鳴盛曰此經鄭注已亡以鄭攷工記注及舜典疏引鄭駁異義攷之與馬意同也何則馬既不從古文家而於俗儒六兩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劍重九鋝為證攷工記桃氏為劍上制重九鋝中制七鋝下制五鋝彼注以九鋝為三觔十二兩七鋝為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鋝為二觔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為一觔則鄭意以一鋝為六兩又半兩攷工記又有冶氏戈戟重三鋝

彼注云許叔重說文解字云鋝鍰也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大半兩鍰鋝似同矣則三鋝爲一斤四兩又弓人膠三鋝彼注云鋝鍰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鍰等言鍰此與冶氏言鋝鋝與鍰爲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此諸文知鄭意以鍰即是鋝其數當爲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也說文金部云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寽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今本鋝十五分下脫銖字爲下脫三字據陸德明釋文及冶氏注所引說文訂正又云鍰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鋝與鍰

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比編之鋝見周禮故于鋝下引周禮爲證鍰見周書故于鍰下引周書爲證雖分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鍰鋝也鄭旣從之以解攷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也十一銖二十五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鍰字之義非鋝字之訓今乃入之鋝字聊存古義其下卽繼以二十兩爲三鋝然後次以鍰字則許意以鍰卽是鋝俱爲六兩太半兩明矣今文家說雖脫去大半兩但言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家言一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百鍰僅爲銅三觔可贖黥面之辠推之大辟亦

只用銅三十斤可贖死罪有是理乎馬鄭皆傳古文許愼說文自序亦云書稱孔氏然其義訓自當擇善而從故職金疏云今文作率說云一率六兩古文作鍰說云一鍰十一銖二十五銖之十三也百鍰爲三斤其下卽繼以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雖所引未全想許案必不從古文說鄭必無取鄭意亦字從古文說不從古文也今文作率見周本紀徐廣曰率卽鍰也索隱云舊本率作選漢書蕭望之傳有金選之品師古曰字本作鋝鋝卽鍰也史記平準書有白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尙書大傳

死罪罰千鍰漢書食貨志作撰音同或作率或作選饌撰皆鍰之異文音近而假借也鄭固不從古文說而於今文說亦必但爲近是釋文乃引徐邈云鍰六兩也鄭及爾雅同爾雅絕無六兩爲鍰之訓釋文此說譌謬殊甚喬樅謂陸德明謂鄭氏同者此鄭注尙書大傳之語據鄭大傳注云死罪罰千饌出三百七十五觔是鍰六兩也漢人最重經師家法故鄭注大傳亦各從其家而爲之說也間有不從其誼者亦必先就本文解訖然後更下已意或據他說以正之爾雅者小爾疋也唐人亦稱爲爾雅小爾疋曰二十四

鍰曰兩有半曰提倍提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宋咸注曰舉三兩鍰六兩陸所引爾疋即據此文也周禮冶氏注鄭司農云鋝量名也讀爲刷賈疏又云王肅之徒皆以六兩爲鍰尙書正義周禮謂鍰爲鋝如鄭之言一鍰之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故陸以爲鄭亦同也

剕辟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

尙書大傳曰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剕○注攘竊也

周本紀曰剕辟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徐廣曰一

作蓰五倍曰蓰

案蓰灑聲相近故纚字亦作縰此倍灑以下文倍差例之則於倍爲二百之數又加十之五爲二百五十鍰也徐廣以蓰爲五倍則比劓辟有加輕重失倫非其誼矣段玉裁曰古文尚書惟倍周本紀作倍灑此今文尚書之異也灑當讀如釃酒之釃卽倍差也徐廣以五倍曰蓰本於孟子趙注其實書之倍差孟子之倍蓰史記之倍灑三字同在支部古音相近謂倍之而又不止於倍也差是正字趙注直以下文云十百千萬故少於十而曰五倍非說也史記劓辟二辟

蓋本皆作倍灑與古文異後人於臏改從古文作差
而剕則仍其舊耳
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尚書大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
周本紀曰臏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集解馬融
曰倍者倍二百爲四百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
十三鍰三分鍰之一也
案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駁異義皆欲改臏爲跳
呂刑有跳鄭所注尚書乃古文本據云呂刑有跳則
古文尚書臏字作跳矣臏跳之別當以膝與趾爲異

說文骨部云髕厀耑也則髕之刑謂剔去厀耑之骨也史記孫子列傳云龐涓召孫臏以法刑斷其兩足太史公自序亦云孫子臏脚是也足部云跀斷足也重文𧿹云跀或从兀莊子德充符篇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於仲尼仲尼曰無趾兀者也漢書刑法志文帝十三年詔除肉刑定律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已論命復有笞罪者棄市是剕爲斷足者謂斷去足趾也鄭言咎繇改髕爲剕又言周改剕爲跀然則剕與跀又有別剕者去其左止跀者并去其右止故漢律當斬右止已論命復有笞罪者棄市則斬

右止之罪重於斬左止可知周之改剕爲髕卽此刑是也倍差之數史記正義又以爲倍中之差一百去三分一合三百三十三錢一兩也江聲亦以馬說爲過重謂倍差者於倍百鍰之數爲一百外又差出一百之三分之一凡三百三十三鍰三分鍰之一與史記正義合段玉裁曰凡古文尚書剕字今文尚書作臏史記臏辟疑赦臏罰之屬五百尚書大傳唐虞象刑墨者劓者臏者犯大辟者周傳甫刑其刑剕其刑宮其刑劓其刑死漢書刑法志髕罰之屬五百白虎通臏辟之屬五百又公羊疏引元命包臏辟之屬五百放

周禮司刑注及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而駁異義云皐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亦見公羊傳鄭云皐陶改臏爲剕者此據古文尚書言之云周改剕爲刖者此據周禮司刑言之臏者白虎通云脫其臏也剕說文作䠊云刖也刖說文作跀許鄭皆云斷足也然則臏與剕異制跀與剕制同而異字耳鄭云皐陶改臏爲剕謂改其制云周改剕爲刖謂改其名但皐陶既改臏爲剕夏刑用之不識今文尚書何以作臏字蓋非聲賓聲相關通如玭璸同字之比伏生教於齊魯之間誤作臏字失其實也喬樅謂段說

亦知臏剕之異制然以剕與跀為制同字異說猶未詳盡剕與跀有斬左止及并斬右止之别周禮司刑職曰刖者使守門是改剕為刖在周公制禮時已然而穆王度時作刑篇中但言剕辟不言跀辟者蓋包於剕刑之內猶大辟有絞斬之别而總包於死刑之內也但其贖鍰之等差當亦輕重有别呂刑第舉其大畧耳

宫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閲實其罪

尚書大傳曰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宫

周本紀曰宫辟疑赦其罰五百率閲實其罪○徐廣音

義曰一作六百

案僞孔傳本作其罰六百鍰鄭注周禮司刑職曰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此經刵劓斀黥正義引鄭注云斀謂椓破陰江聲曰陰謂人身隱蔽之處男子之勢女子之乚皆是說文攴部云斀去陰之刑也似謂割男子之勢此云椓破陰似謂裂女子之乚二語兼之乃足也喬樅攷司刑注鄭司農云漢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彼疏云所赦者唯墨劓與刖三者其宮刑至隋乃赦也此篇正義亦云漢除肉刑宮刑猶在今據漢書鼂錯對策曰除去陰刑張晏注曰

宮刑也則漢文時固已除宮刑或後仍復之故崔浩漢律序言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耳段玉裁曰周本紀作五百率而張守節正義從之此今文尚書之別本也

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

周本紀曰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

尚書大傳曰降叛寇賊劫略奪攘撟虔者其刑死其罰千饌

尚書大傳曰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千饌

又曰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一饌六兩○注

云饌所出金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觔用財少爾

案饌他本或作鍰非惟震澤王氏史記本索隱引不誤鄭注云三百七十五觔適合千饌六千兩之數此用今文家說也如以饌重六兩大半兩計之當爲四百十六觔十兩大半兩今文經云大辟疑赦其罰千率史記索隱引大傳死罪罰二千饌二字衍文也

又曰季夏可以大赦罪人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核之

周本紀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臏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命曰甫刑

尚書大傳曰夏刑三千條

漢書刑法志曰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也甫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

亂邦用重典者也

案伏生大傳言夏刑三千條漢書刑法志謂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駻突違救時之宜矣宜删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皆復古刑爲三千章如此則法可畏而禁易避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說書者據甫刑有殺虐以威之文以此三千之章爲刑亂邦用重典觀左傳

載晉叔向之言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謂夏因有苗亂德作夏刑商因桀德昏暴作殷刑周因殷頑不靖作周刑皆因時有亂政者故用重典以治之叔世指有苗及夏殷之末而言也周自文武郅治以來成康之際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其後昭王南征不復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諸侯有不睦者故用侯言於王訓夏作刑此刑法志所稱鄭昌之言

謂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

鹽鐵論刑德篇曰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上殺而罪不過

五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

後漢書齊武王傳章和元年詔曰甫刑三千莫大不孝

又陳寵傳曰寵鉤校律令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

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

之所去刑之所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

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

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八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

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

年一蠲法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

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幷爲三千悉删除其

餘令與禮相應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白虎通五刑篇曰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賞罰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臏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張布羅衆非五刑不見劓墨何其下刑也臏者脫其臏也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者謂死也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

案段玉裁云班用今文尚書作臏與史記漢書同俗本作剕辟者淺人以古文尚書改之也下文臏者脫其臏也俗本亦改爲剕者朱文游吳枚客所藏小字本不誤今從之

周禮司刑注曰周改臏作刖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案正義云夏刑以下據呂刑而言呂刑臏辟五百宮辟三百今此云臏辟三百宮辟五百此乃轉寫者誤當以呂刑爲正喬樅謂穆王訓夏作刑自必皆因時損益之宜其閒豈無所增減夏刑者夏禹所作之刑

書缺有閒無以徵證鄭注不得以夏刑爲即據呂刑

而言也段玉裁云按鄭君此注獨從今文尙書作臏

鄭意謂夏刑實用臏至周乃改剕今文得其實古文

乃用周制說夏政耳與駁異不符如段此說則今文

尙書作臏非伏生之誤也

公羊春秋襄二十九年疏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各千

臏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

刑罪次三千

案此與今文尙書合足證漢時諸儒書皆用今文也

又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

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出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

案王制凡聽五刑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云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例也大司寇凡獄訟以邦成比之注云邦成謂若今決事比也據此則上下之比即小大之比矣江聲云漢書路溫舒上書有云因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詞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志云姦吏因緣為市所

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亂其決獄之詞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

論衡謝短篇曰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

上刑挾輕下服下刑挾重上服

後漢書劉愷傳愷議曰尚書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呂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

案章懷注云今尚書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但與今尚書不同耳李賢所云今尚書謂僞

孔本也劉愷所引尚書是據歐陽等三家今文故不同爾

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

漢書刑法志曰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案荀子正論篇云刑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楊倞注曰治世家給人足

犯法者少有犯則衆惡之罪固當重也亂世人迫於
飢寒犯法者多不可盡用重典罪固當輕也書甫刑
言世有治亂故法有輕重也漢書刑法志亦載荀子
語注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
刑輕也今攷鄭君大司寇注引尚書大傳說臏宮劓
墨殺之刑云云曰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書
則亡夏刑大辟二百臏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
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是鄭意以周公
制禮時殷頑甫靖變夏刑之輕而爲重然則此經所
謂世輕世重者殆亦穆王斟酌乎夏刑輕重之宜改

修其刑辟故三千之章視周禮爲多然而大辟減至二百宮刑減至三百所增者墨劓之辟各千是亦輕重諸罰有權者蓋穆王之時雖曰王道衰微究屬平世訓夏作刑其輕重適合刑罰之中也

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又仲長統傳曰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雞狗之攘竊男女

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値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嗣周氏之秘典纘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

維齊非齊有倫有要

荀子王制篇曰勢位齊而欲惡同物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

尙書大傳甫刑傳書曰茲殷罰有倫今反是諸侯不同德每君異法聽無有倫是故知法難也○注云聽議獄也

罰懲非死佞極於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玉海藝文志攷漢世諸儒所引尙書異字曰罰懲非死佞極於病

案僞孔本尙書佞字作人段玉裁曰佞與人古同部同音如國語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佞田爲韻大戴禮公冠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民佞爲韻左氏春秋佞夫公羊作年夫此葢漢人所引今文尙書也

今未檢得出何書

罔非在中察辭於差非從維從

尙書大傳曰子夏曰昔者三王慤然欲錯刑遂罰平心而應之和然後行之然且曰吾意者以不平慮之乎吾意者以不和平之乎如此者三然後行之此之謂愼罰

案尉繚子將理篇云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然則此經所謂察辭於差者亦欲以得其情耳

又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

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注皇循說

也

中論賞罰篇曰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

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

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儌倖罰重則民無

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

曰罔非在中察辭於差

案江聲云囚證之辭或有參差不能齊一者則其中

有誠有僞于此審察乃可以得其情據大傳言聽獄

者或從其辭或從其情則此經兩從字有從辭從情

兩詛而斷獄必以情嘗以非從貼亂惟從貼情言也

大傳文見孔叢子引尚有辭不可從必斷以情一語

哀矜哲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核之

尚書大傳曰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

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

哀鰥哲獄

漢書于定國傳贊曰于定國父子哀鰥哲獄爲任職臣

案矜鰥古通用字隸古定本矜作敬哲作折然則大

傳哲字當即折之假借也審克以上文例之今文尚

書皆作核字段玉裁曰矜鰥古以同音互借借矜爲

鰥亦借鰥爲矜班書字作鰥而訓哀矜顏注非也文
選庾元規讓中書令表李注引尚書哀矜折獄明啟
刑書孔叢子雖僞書而作哀矜疑僞孔本固作矜傳
釋矜爲敬而衛包因依傳改經耳
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幷兩刑
尚書大傳曰子張曰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
則教誠而愛深也今一夫而被此五刑子龍子曰未可
謂能爲書孔子曰不然也五刑有此教〇注云二人俱
罪甫侯之說刑也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五刑有此教
教然耳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

案尚書正義釋有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爲重改下爲上故并亦上之然則大傳及注所云一人犯數罪正說此經之義也

王曰於戲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維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尚書大傳曰孔子如衛人謂曰公甫不能聽訟子曰非公甫之不能聽獄也公甫之聽獄也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民近禮矣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慎罰明察單辭

案尚書正義曰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也蓋若聽單辭斷不偏信片言可以折獄由其明清于單辭故也單辭且能明清況合兩辭兼聽安有不中者哉

獄貨非寶雜府辜功

尚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寶之者不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案段玉裁曰辜功之功孔訓爲事則其字蓋當作公
詩天保靈臺傳采蘩七月箋皆云公事也七月上入
執宮公定本誤作宮功此功字蓋亦公之遺改者
潛夫論班祿篇曰作典以爲民極上下共之無有私曲
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惟寶者也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二年詔曰巧法析律飾文增辭
貨行於言辠成乎手朕甚病焉
報以庶訧永畏維罰非天不中維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
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說文言部曰訧罪也从言尤聲周書曰報以庶訧

案隸古定本尙書訧字作尤玉海藝文志攷說漢世諸儒所引尙書異字報以庶訧段玉裁云今未檢得出何書喬樅謂伯厚所采當卽據說文所引周書也尤當從說文作訧爲正古文叚借尤字爲之說文作訧據今文尙書也報以庶訧者謂貪財枉法將爲天所罰卽下文所云天罰不極是也

王曰於戲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維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詳刑

後漢書仲長統傳曰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

桼詳刑說已見前段玉裁曰魏三體石經見於洛陽
蘇望氏所刻洪景伯隸續所載者名曰左傳實有尚
書五刑惟灋罰非死其差人兩辭人兩并實在命天
皆呂刑之文也刑作㓝者古文段借亂作𤔔兩作㒳
死作𣦸皆本說文實作𡩧差作𢀩則未詳耳
三國吳志步隲傳隲上疏曰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皐
陶作士呂侯贖刑休泰之祚實由此興
又曰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